

幸有三身

軍人·商人·報人 (四)

● 李能宏 (弘報發行人)

東北棄守華北告急

總隊，直接歸華北剿總指揮，機動支援友軍。

東北也無法挽回大局。錦州外圍共軍三十餘萬人，十月十四日攻佔錦州，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共軍

一九四八年九月卅日蔣中正總統

第一兵團司令范漢傑、第六兵團司令

攻下濟南，國軍八十四師師長吳化文

乘美齡號專機到北平召開軍事會議，

盧濬泉被共軍李運昌部所俘，國軍損

率部叛變，國軍十餘萬人被俘或傷亡

隨行者有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空軍總

失七萬人。原計劃援助錦州之國軍，

，濟南陷共前，空軍把各中學學生數

司令周至柔、聯勤總司令郭懌、陸軍

由第九兵團廖耀湘指揮，全軍約二十

百人空運到青島，集體加入青年軍二

大學校長徐永昌、國民黨青年部長陳

萬人因遲延到達，錦州於十月十五日

○八師第九團。原第一團官兵中秋節

雪屏等人。當時決定命傅作義派兵援

失守，共軍三十萬人乘勝與國軍展開

前調到天津附近與戰車第三團合併為

助錦州。十月二日飛抵瀋陽巡視，三

激戰，各軍均遭擊潰，兵團司令廖耀

第五快速總隊，司令由原戰車第三團

日返回北平，五日自北平抵天津，乘

湘、軍長李濤、白鳳武以下十萬餘人

團長趙振宇少將擔任。此時，二〇八

軍艦巡視塘沽新港，八日又在北平召

被俘，東北國軍喪失殆盡。瀋陽守軍

師第一團同學許多被選到第二團、第

見行政院副院長張厲生，隨即飛往上

五十三軍、新一軍部分官兵譁變，東

七團和第八團當班長，有的又回青島

海結束華北之行。當時傅作義估量當

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參謀長趙家驤

第九團擔任班長，餘下的都編入快速

前的戰局，東北大勢已去，援軍送到

，遼寧省主席王鐵漢等軍政要員，乘

最後一架飛機離瀋陽，衛立煌和趙家驤留葫蘆島其他人飛抵北平。十一月二日瀋陽失守，營口守軍五十二軍劉玉章部奉命撤到葫蘆島，瀋陽、營口國軍約十五萬人被俘，集中到葫蘆島之國軍殘部約十四萬人，在杜聿明的指揮下調集上海、塘沽、天津各處輪船分批實施撤退行動。十一月九日葫蘆島地區軍民約十五萬人南撤徐州增防，東北全部失陷。國軍從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進入東北，僅二年損失精兵四十萬，大批美國軍械為共軍所得，共軍

戲稱：「蔣介石是美國軍械運輸隊長」。東北失陷後，共軍大批入關作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徐蚌會戰爆發，共軍參加戰鬥兵力六十萬人，國軍兵力與共軍不相上下，中共由劉伯承、陳毅、鄧小平、譚震林組成的淮海戰役總前委。國軍由劉峙擔任徐州剿匪總司令，杜聿明副之，下轄黃伯韜十七兵團十二萬人。黃兵團在碾莊被殲滅，黃及六十三軍軍長陳章

突圍不成自戕殉國，國軍何基津、張克俠率部二萬人投共。孫元良兵團被共軍圍困，僅孫一人逃出，部隊被殲或被俘。共軍在官莊、青龍橋圍攻國軍激戰四天雙方死傷慘重。邱清泉的二兵團和李彌兵團共三十萬人全部損失，杜聿明被俘，邱清泉死難，李彌逃走。歷時六十五天的徐蚌會戰，國軍全部失敗，損失五十五萬人。

共軍發動平津戰役

自東北全部棄守，徐蚌會戰失敗後，中共下一個目標，就是北平和天津，華北剿匪總司令所屬五十萬部隊署在張家口、北平、天津、塘沽等地。中共令東北野戰軍秘密入關，先完成對新保安、張家口、北平、天津、塘沽等地國軍切割包圍，至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二日，開始逐個進攻。二十三日攻佔新保安，國軍主力第三十五軍被殲。二十四日又攻張家口，國軍損失九個師。接著林彪、羅榮桓

組成平津前線總前委會攻天津。天津國軍十三萬人被殲，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被俘。此時，原配屬在第五快速總隊的青年軍二〇八師第一團官兵奉命歸建，二〇八師擴編成八十七軍，軍長仍由段濤擔任，軍部設在唐山，第一團駐守塘沽。元月十五日天津失陷，共軍阻撓在塘沽之五萬國軍由海上撤退而發生激戰，第一團傷亡過半，筆者原來受訓之第七連傷亡慘重，孰料一九四七年底與同學們在山東青島外圍南泉小鎮一別，多人成為永訣，每次憶起傷悲不已。

二九七師奉命撤退

塘沽國軍由海上撤出後，一部分到上海，一部分到青島，當時僅剩下北平二十萬國軍成為孤軍。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開始，二九七師駐地古北口即有零星從東北逃出的國軍進入古北口，基於都是國軍的同志，師部亦供給伙食。十一月十五日凌晨，部

隊緊急集合往北平撤退，急行軍一天一夜，才到達順義縣城（現在的北京國際機場），官兵每人都背著背包帶著武器和米（營長以上的騎馬）步行的官兵因為背負裝備，越走越重，加上一天一夜沒用餐，真是筋疲力盡。在順義住了五、六個小時，又繼續出發，走了一天到了通縣，這時候，幸虧十三軍的蒙古騎兵隊攔了共軍的追擊，我們在通縣休息了兩天再進入北平，通縣離北平只有四十里也走了一天。在路上遇到了幾個從東北逃出的傷兵，有的傷手臂，有的傷腿，也跟部隊一起撤到北平，其狀甚慘。

十一月二十日半夜到達北平朝陽門外，本隊安排在一個煤行裡住，煤行老闆很熱情，把他們工人吃剩下的窩窩頭、雪裡紅菜及小米稀飯拿給我們吃，我們折合了大米還給他，這樣可以減輕負擔。在煤行住了兩天，又撤到朝陽門外的南營房（地壇邊）住下。北平城外圍雖被共軍包圍，但並未發生戰爭。起先糧、餉按時間發放，因北平被圍，民眾不准隨便出入，二百萬的老百姓再加二十萬的軍隊，食物成了大問題，沒有麵粉、沒有米，只能發黃豆，起先拿黃豆換豆腐，因沒水沒電，豆腐也不能做。這時雖然食物發生恐慌，但軍紀很好，剿總的糾察隊在城內巡邏，很少發生不法情事。部隊士兵饑餓難當，只有殺馬吃。不禁想起楊令公被困兩狼山，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士兵殺馬充饑、燒帳篷禦寒的慘狀。戰爭拖延越久，危險性越大，當時的局勢危急萬分。

這時像熱鍋的螞蟻焦急萬分。一九四九年元月六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召開會議，宣稱已經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國範圍內戰勝國民黨，毛澤東並指示共軍，在真正的民主與和平之前，絲毫不可鬆懈戰鬥努力，對於任何反抗的對派，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這時，葉劍英給傅作義寫了一封親筆函，內容說：北平是一個古董花瓶，你是花瓶裡的臭蟲，我們為了保護這個花瓶才沒有把北平摧毀，你快點和談吧，不要失掉機會。元月十四日，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江庸、黃啟儀等以私人身分至北平與中共商談國事。十八日北平和談正式展開，民眾代表呂復、康同壁等十餘人與共軍代表葉劍英會談，剿總副司令鄧寶珊也與林彪、聶榮臻接觸，協議內容為雙方自二十三日起休戰。

北平和談休戰息兵

元月後實行部隊整編，北平行政機構及各公營公用企業、銀行、學校等維持現狀。華北剿匪總部召開緊急會議，把聯勤總部北平兵站在北平所存之白細布，分發給各部隊軍官，各部隊軍需處都把布疋賣給商家換成黃金，交給各部隊長發給軍官。一九四八年底，北平東單搶修了一個臨時飛

機場，空運大隊專機將北大校長胡適、學者張佛泉、張伯謹、王聿修、陳寅恪等人及家屬運抵南京。天、青島、真、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三日，華北剿總與中共簽訂之所謂「局部休戰協議」，當日起生效。在中共軍隊進入北平前，政府在北平之地下工作人員早已安排就緒，各部隊師長以上的高級軍官都在東單臨時機場乘專機離平赴京。二九七師師長歐孝全帶著全師軍官的黃金攜眷飛到南京去了。這時部隊開始調動，全軍軍官進入半壁店待命，這個時期管理很嚴。願意參加中共軍隊者官升一級，立即參加受訓成為「南下工作團」，準備南下接受工作，不願者發給路條、路費各自離去。中訓團新聞班七百六十三位同學又在半壁店重逢了，此情景與當年大不相同。不願參加共軍的軍官到北平近郊川林莊集合，天天上政治課，希望這批軍官都能參加共軍，不要執迷不悟。一直到四月二十八日始發下

路條和路費。我們隊（第九隊）出來的人數最多，李楷、趙世傑兩人投奔西北綏遠省主席董其武，孰料董其武於九月十九日宣佈脫離國民政府投共，李、趙兩同學從此失去聯絡。樊國禎隊長（一九九九年逝世）、池文海（建國中學職員退休，現移民澳洲）、楊季聖（空軍中校退休，現住岡山）、劉俊魁（海軍中將退休，現住高雄）、鹿慶先（回青島老家，未再參加部隊）、郭世勳（一九五一年病逝）及筆者一行七人始終團結在一起。我們這一夥人從川林莊步行到漉沽，和中訓團同學十餘人共同雇了一艘帆船直駛山東省掖縣的小碼頭虎頭崖。那時到青島的路徑有兩條，一條是陸路，一條是海路，我們選擇了後者。五月一日在漉沽上船，五月四日到達虎頭崖。小販們在碼頭賣水果、火燒、鍋餅，這時我們已挨餓了兩天了，下了船，暈船的也好了，顧不了形象，買了食物當場就吃。那個年代

當地老百姓窮得很，我們把帶的棉被、衛生衣都賣給小販了，賣掉行李，倒輕鬆很多。一路步行到平度縣又到了即墨縣的南城陽，那裡政府設有收容大隊，專門收容平津逃出之軍官，十三軍上海辦事處曾擬派飛機將十三軍之軍官接到上海，因局勢緊張而作罷。

青島撤退隨軍南下

青島撤退隨軍南下，局勢緊張而作罷。青島當時局勢很緊張，四月二十二日，江陰要塞司令戴榮光率部投共，中共第二野戰軍在黨池和馬當實施渡江作戰。在突破長江天險的同時，中共三十三軍也對南京北大門外的江浦、浦鎮、浦口地區發起進攻，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三十五軍占領南京。五月二十七日共軍占領上海。青島在緊急準備撤退工作。五月五日，筆者到收容大隊辦事，遠遠看見很多人在排隊，原來在領取進入青島的證件，寫通行證的軍官只有四人，速度又很慢，筆者就和他商量我們自己寫，寫好

了再由他核對蓋章，經過同意後，筆者立即將我隊名冊寫好交給他核對蓋章。拿到通行證後，跑回住地報告隊長，情勢緊急必須趕快到青島。我們一行七人在公路上攔住一部貨車，每人車資銀元一元，兩小時後就到了青島市。當時青島青年軍辦事處擠滿了人，放下行李後，隊長到綏靖總署找到原二〇八師政治部副主任陳煥彩將軍，他當時任綏署政治部主任，由他寫條子把我們十幾位同學介紹到「青年教導總隊」。該總隊是臨時成立的單位，總隊長是陳孝祖少將（山東大學教授），學員分子複雜，有流亡學生、流亡軍官及情報局特務人員等。我被編入第二中隊，隊長徐步宇（原任濟南警察局分局長），當時我們同學們能找到青年教導總隊撤到海南島，真是慶幸。

多日，最後許多人被遣返回鄉，意志堅強的歷經艱難逃到廣州、海南島後又來到台灣。青島撤退時，雖早有準備，但是十幾萬人不是件簡單事，本單位一千多人被安排在和順輪（八百噸的貨船），船上還有其他單位的人，實際上船已超載。六月二日共軍占領青島，戰況激烈，掩護部隊來不及撤離，船開行了。他們憤慨的向船上射擊。當時海上一片船海，臺北輪最大一萬多噸，載的是綏署官員及眷屬，一般部隊一律不准帶眷屬，少數眷屬穿上軍裝充軍人混上船的也很多。「屋漏偏逢連夜雨，行船又逢頂頭風」，我們在船上過的五月節，船開出不久一個鍋爐故障了。在海上漂流了十幾天才到達台灣的基隆港，許多在台灣有朋友的同學都下船走了，我們六個始終在一起同甘共苦。在基隆停了三天，又繼續駛向目的地海南島的榆林港。六月二十日抵達榆林港，下船後，駐紮在金雞嶺營房。營房上面

是鐵皮的，真和烤箱一樣，白天尚可到樹底下乘乘涼，晚上大蚊子咬得難以成眠。有一天，筆者到三亞，遇到青年軍同學楊貢簡，他當時服務於陸戰第一旅第三團三營九連連部，青島撤退時，他在大港碼頭附近被佯稱迷路三十二軍的軍人硬拉上船的，他到海南島榆林港後，就離開三十二軍到了陸戰隊，他告訴筆者，他們的部隊將在最近調防廣東，可以帶筆者到廣州。於是筆者就隨他的部隊到了廣州。同船的有青島保安團的部隊要開到台灣，當時筆者自付，廣州陷共只是時間問題，既不願再逃難，乾脆隨青保到台灣，下定決心不在廣州下船，與楊貢簡告別時，兩人互道珍重，揮淚而別。廣州果然於十月十五日陷共，楊貢簡逃到香港轉任警察，曾任香港警察局高級警官。

到台灣後參加海軍

運兵船於七月三十日到達左營碼

頭，下船後，直奔海軍總部去找青年軍李樹恭同學，他那時服務海軍陸戰第二旅當副排長，正擔任海總衛兵司令。在那裡住了一夜，翌日洗澡理髮。

將匪我態勢圖上紅旗、藍旗調整好，每天早晨要很早起床，看當日的中央日報，做調整的工作，工作雖然辛苦，却受到周雨寰將軍的賞識。

武亦宣佈投共。九月二十六日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投共。十月一日西藏宗教領袖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致電中共領導人表示擁護。十月十五日

。他帶筆者去見海軍陸戰第二旅第三科科長左堯安（他是筆者在中訓團受訓時的中隊長）筆者將離開北平後的情形向左隊長報告，他當即與旅部連長聯絡，以上等兵名義在旅部連記名，在第三科服務（新發明的名詞：

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通電附共，湖南省主席陳明仁（轄國軍第一兵團）通電主張和平，率部投共。共軍林彪部隊進入湖南後，企圖進犯湘西地區，八月中旬共軍以長沙附近的四十一軍經湘潭、

團司令胡璉親臨前線督戰，國軍一一八師隨即猛烈進攻，分股竄匿之共軍被國軍十四師及一一八師圍攻消滅，總計殲滅共軍二萬人。十一月二十二日共軍攻占廣西桂林。十二月九日雲南省主席盧漢宣佈投共，十二月二十六日共軍攻占成都，四川全陷。一九五〇年四月三十日，共軍佔領海南島，十二月又佔領閩南沿海之東山島。

服務員）。第三科管情報，中校科長左堯安，少校參謀邊錦章（後升將軍），上尉參謀梅祖鼎，司書賈光乾。

湘鄉，會同三十九軍兩路進攻邵陽。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見共軍部署不當，急命張淦兵團馳赴邵陽東北青樹坪附近埋伏，共軍五十一軍誤入國軍

預設陣地即遭猛烈圍攻，空軍軍機飛臨轟炸，激戰七小時，共軍五十一軍張軫部全軍被擊潰，共軍三十九軍亦被殲滅二千餘人。青樹坪之役是國軍

當時的陸二旅旅長是周雨寰少將，部隊駐在左營軍區內。筆者以服務員身分在第三科辦公，左科長為了使筆者有表現機會，命筆者在旅部大飯廳內繪了一張巨大的「匪我態勢圖」，把每天的匪我戰況用紅旗藍旗標示清楚，使到飯廳用餐的軍官們（周雨寰將軍也在此用餐），一看態勢圖，就知道當天的戰況如何？為了趕在早餐前

大，國軍在湘西、湘南地區也因此而稍獲喘息。

同年九月十九日綏遠省主席董其